

书香润心灵
笔墨伴成长

师说

重庆两江新区教育局 重庆晚报 合办

我那帅炸天的小助教

杨明 重庆两江新区教育

我曾有个小助教，名叫小瞳，他的QQ名是“我是帅炸天的助教”。

生气的“小刺猬”

小瞳最开始有点儿叛逆，总梗着脖子、眼神飘忽。记得有一次，周记题目是《我的妈妈》，我批改到最后一本，翻开，字迹潦草，但一笔一画用力很深。

我认为这是小瞳的字迹，他写道：“我妈是在我一岁多的时候来的。”他写道，“那时候我还小，不知道什么叫后妈。后来上幼儿园，别的小朋友都是妈妈来接，我也是妈妈来接。但我知道，那不是亲的。”

读到这里，我抬起头，看向窗外。阳光斜斜地照在教学楼上，楼下有班级在上体育课。我试图回忆小瞳平时的样子——上课时歪坐着，眼神飘忽不定；课间总跟几个高年级的同学走在一起，有时候在小卖部，有时候在操场上。之前每次犯错后找他谈话，他都是低着头看手表，不吭声，但下次还是照旧。

上次找他谈话，他站在办公室门口，手插在裤兜里，每隔十几秒就抬起手看一次手表，像在掐算时间。我说了三句话，他看了四次表。

最后我问：“你是不是有事急着走？”

他愣了一下，说：“没……没有……”但身体已经侧过去。

“她给我做饭，给我洗衣，给我交学费。但我就是觉得，她不爱我……她要是真的爱我，为什么我生病的时候，她从来不着急？为什么家长会，她总是最后一个来？”

周记的最后一段，字迹有些模糊，像是被什么润湿过：“其实，我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。也许我想要的根本就不是爱，而是证明。证明我不是多余的。”

我把周记本合上，又打开，又重新读了一遍。办公室里很安静，只有走廊里偶尔传来学生跑过的脚步声。我想起他离开办公室时那个不耐烦的背影——肩膀微耸，步子很快，像一只生气的小刺猬。

小助教的模样

第二天，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

“小瞳！”我站在讲台边上，尽量用平和的语气通知大家：“从今天开始，你当我的班主任助教。”

全班愣了一下，然后有人起哄。小瞳也愣了，他从后排抬起头，眼睛里是我从未见过的茫然——有惊讶，有疑惑，还有一点隐隐的亮光。

我继续说：“没什么特别的工作，就是帮我跑跑腿，去办公室拿个小东西，或者帮我抱抱作业本。每天课间来报到一下就行。”

有同学嚷嚷“凭什么是他”，我装作没听见。小瞳也没吭声，只是把头低下去了。

从那天起，小瞳每天都要在我面前晃几圈。早读课，他来问我需不需要抱作业；课间操结束，他跑过来问我要不要喝水；有时候实在没什么事，他就站在办公室门口往里张望，我抬头看见他，招招手，他就屁颠屁颠地跑进来。

“老师，今天有要拿的吗？”

“暂时没有。”

“那我在这儿等一会儿。”

一开始，他站在我办公桌旁边，手足无措，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，一会儿插兜里，一会儿又拿出来，最后攥在一起。我就随便跟他聊几句——今天的菜好不好吃，昨晚几点睡的，作业写完了没有。他答得简短，但不再看手表了。

慢慢地，他的话多起来。

有一次，他抱怨食堂的红烧肉太甜，他喜欢吃辣的，他妈做的菜都不放辣椒，还说什么小孩子吃辣对胃不好。

“我早就不是小孩子了。”他嘟囔了一句，但语气里没有以前那种硬邦邦的抵抗，更像是一种撒娇式的抱怨。

那段时间，我发现他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了。原本总是遮住眼睛的长头发剪短了，干净利落了；以前隔三岔五就穿着自己的便装来上学，不是黑色的紧身裤就是带图案的T恤，现在却每天规规矩矩地穿着校服，拉链拉到胸口，虽然有点歪，但穿得整齐了。

有女生悄悄告诉我：“老师，小瞳现在可臭美了，每天照八百遍镜子。助教有助教的模样了！”



中学时，和小助教小瞳(图中)的合影。



与上大学时的小瞳再次见面，合影留念。

“小刺猬”的嬗变

那是一个普通的午后。小瞳从操场那边跑到教学楼，他没注意到我在看他。

他小跑着，两只脚一颠一颠的，像个小学生。夕阳斜照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他一边跑一边唱，唱得大气磅礴。

“我是助教——我自豪！”声音飘荡在空中，他跑向教学楼门口。他不再是那个生气的刺猬，而是一个普通的、快乐的少年。

后来，我发现他的QQ网名由“孤狼”改成了“我是帅炸天的助教”。头像是自拍的不太标准的剪刀手。

我盯着那个头像看了很久，第一次觉得，这个倔得像石头一样的男孩子，其实这么可爱。

期末考试结束那天，他站在我办公桌前。

“老师，”他非常庄重地说，“我妈前几天生日，我给她买了个蛋糕，不是那种大蛋糕，就是小块的，草莓味的。她喜欢吃草莓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我以前从来没给她买过东西。那天我给她，她愣了一下，然后哭了。”

他说完，低下头，但我看见他的嘴角微微上扬。

“老师你知道吗？”他又开口，声音轻轻的，“我买蛋糕的时候，想了很久。我不知道她喜欢什么口味的，后来想起来，有一回她买草莓，说这个甜。我就记住了。”

我没说话，只是伸出手，在他肩膀上轻轻拍了拍。他抬起头，眼眶有点红，但眼睛里亮晶晶的。

“老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当助教。”他说，“以前我觉得，反正也没人在乎我。跟有些人百无聊赖地在一起，也没有意思，但现在……”

他说不下去了，但我懂。窗外，夕阳把半边天染成暖融融的橘红色，周记里那个问“我是不是多余的”的孩子，现在站在我面前，眼睛里有光，干净、明亮。

如今，小助教已经考上了大学——华东师范大学，学的是师范专业。看来，以后我的助教会转正，成为我的同行。

感悟

给“小刺猬”们一点甜

我见过不少像小瞳一样的孩子，被人贴着“问题学生”的标签，被人用“矫正”的姿态对待，变得硬邦邦的，碰不得，一碰就扎手。

我让小瞳当助教，没有批评，没有说教，没有“你必须怎样怎样”。我只是让他每天在我面前露露脸，让他知道，有一个人每天都能看见他，每天都会跟他说话，每天都会在意他吃了什么、睡了没有、开心不开心……因为“小刺猬”也需要老师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。

看，心病还须心药医。我想，终有一天，“小刺猬”们也会迎来自己的春天，快乐地长大，把甜甜的红苹果、红樱桃、红草莓带回家。